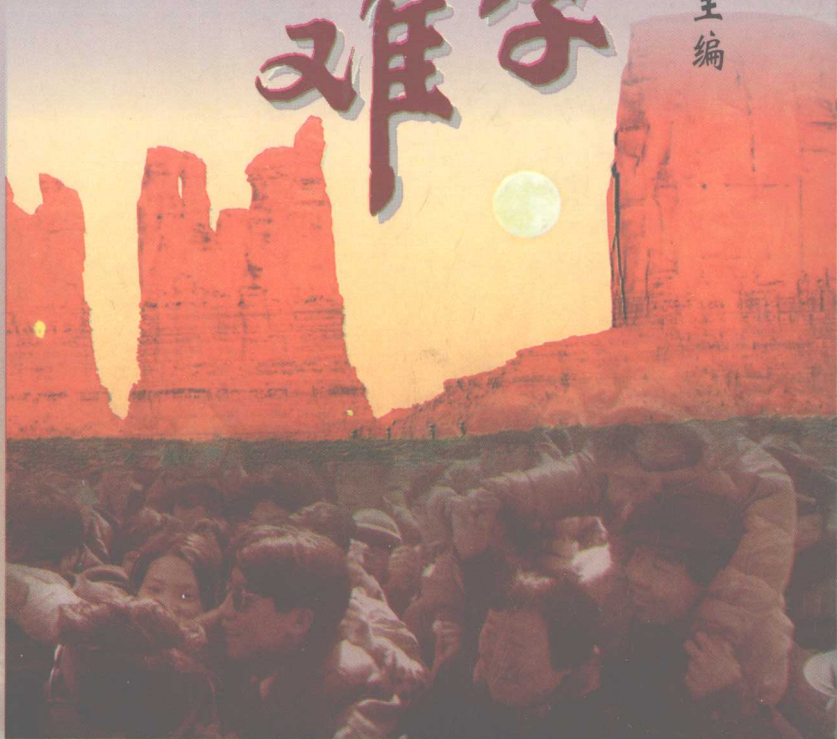


新社会问题小说大系

一个 艰难 又

青羊 / 主编



下卷

中国电影出版社

新社会问题小说大系

分享艰难

下

青羊主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247.5
1041
Q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享艰难/青羊编.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6. 9
(新社会问题小说大系)
ISBN 7-106-01482-7

I. 分… II. 青…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17156号

分享艰难——新社会问题小说大系(上、下卷)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32号)

吉林电力职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29.75 插页: 2

字数: 760千字 印数: 5000

1996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106-01482-7/I·0149 (上、下卷) 定价: 88.80元

卷首语

回望家园！

如黯夜孤火，这是焦灼和渴望。

她跳荡，她燃烧，倾诉与呼喊，高扬全部的生命激情，而对浓重的穹苍，发出空旷、震聋发聩的叹息。

于是，世界为之颤抖。

于是，所有的土地蒸腾出希冀，所有的雨水渗入心田，所有的绿色伸展出亮丽的青春，所有的娃儿甩掉鞋子去原野上奔跑……

不似小河那冻僵的躯体在冬日里抽搐，也不似山峦那枯黄的脊背在天边处抗争，这是力的崛起，爱的颂歌，情的大舞在奋进的时代奏起的命运交响！

这是大慈悲，大仁爱，大欢喜……



谈歌小传

谈歌,男,汉族。祖籍河北顺平。1954年生于河北龙烟钢铁公司龙烟铁矿。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71年参加工作,当过知青、工人、机关干部、报社记者,河北省合同制作家。现在河北保定市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机关工作。

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过剧本、诗歌、报告文学多篇。后以创作中、短篇小说为主。迄今共发表中篇短篇小说二百余篇。计三百余万字,得过报刊奖和省文艺振兴奖。一些小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国文学》《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转载,一些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和一些地方戏以及广播剧等。

谈歌创作情况追踪录

中篇小说:

- 《山毛榉》《昆仑》1990年5期
- 《那一阵我活得没滋味》《小说家》1991年6期
- 《空 槐》《长城》1993年5期
- 《我曾让你傻半天》《天津文学》1994年1期
- 《大忙年》《北京文学》1994年7期
- 《山问》《长城》1995年1期
- 《年底》《中国作家》1995年3期
- 《天下大事》《北京文学》1995年6期
- 《野民岭》《小说林》1995年4期
- 《天下无忌》《珠海》1995年4期
- 《天下荒年》《北京文学》1995年10期

- 《黑 日》《当代作家》1995 年 5 期
 《高山流水》《当代作家》1995 年 6 期
 《厕 觞》《天津文学》1995 年 11 期
 《大 厂》《人民文学》1996 年 1 期
 《天下书生》《小说家》1996 年 1 期
 《城市警察》《小说林》1996 年 2 期
 《天下滔滔》《芙蓉》1996 年 3 期
 《城市行为》《春风》1996 年 6 期
 《城市热风》《北京文学》1996 年 4 期
 《雪 崩》《当代》1996 年 4 期
 《热 风》《十月》1996 年 4 期
 《天下匆匆》《百花洲》1996 年 4 期
 《大厂续》《人民文学》1996 年 8 期

短篇小说：

- 《笔记二题》《东海》1990 年 10 期
 《笔记三题》《河北文学》1990 年 11 期
 《笔记二题》《东海》1992 年 6 期
 《笔记二题》《四川文学》1992 年 10 期
 《笔记二题》《春风》1993 年 7 期
 《笔记三题》《天津文学》1994 年 7 期
 《笔记三题》《作品》1995 年 10 期
 《笔记二题》《中国作家》1996 年 3 期
 《笔记二题》《当代人》1995 年 10 期
 《笔记三题》《春风》1996 年 7 期
 《笔记二题》《飞天》1996 年 7 期

关仁山小传

关仁山,男,1963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山丰南市农村。当过农民、教师和县政府秘书。现为丰南市文联创作员、河北省文学院合同制专业作家,唐山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中国文学》、《中篇小说选刊》转发。两次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三次获《人民文学》优秀小说奖,一次获《北京文学》优秀小说一等奖。短篇小说《船祭》获香港《亚洲周刊》第二届华文小说比赛冠军。1994年被评为河北省首届十佳青年作家之一。有的作品被改编拍摄成影视和话剧作品,部分作品译成英、法、日文字。

关仁山创作追踪录

长篇小说

《魔幻处女海》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0年3月

《胭脂稻传奇》(与人合作)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8年4月

长篇纪实文学

《小镇太阳神》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0年6月

中短篇小说集

《关仁山小说选》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4年5月

中篇小说

《红早船》《当代作家》1992年1期 《小说月报》1992年4期

《蓝脉》《人民文学》1992年7期 《小说月报》1992年10期

《闰年灯》《长城》1994年4期 《小说月报》1994年11期



封小山口关

《作品与争鸣》1995年2期

《太极地》《人民文学》1995年2期 《小说月报》1995年4期

《作品与争鸣》1995年11期

《落魄天》《北京文学》1995年6期 《小说月报》1995年9期

《风潮如诉》《黄河》1993年1期 《小说月报》1993年5期

《大雪无乡》《中国作家》1996年2期 《小说选刊》1996年4期

《中国文学》1996年3期

《九月还乡》《十月》1996年3期 《新华文摘》1996年6期

《破 产》《人民文学》1996年5期 《作品与争鸣》1996年9期

《胭脂地》《人民文学》1995年8期

《红雀东南飞》《青年文学》1994年12期

《戏荒年》《天津文学》1996年1期

《太阳滩》《长 城》1991年3期

《秋 殇》《小 说 家》1992年5期

《海 眼》《当代作家》1993年5期

《躁 潮》《长 城》1992年3期

《眩 秋》《小 说》1995年2期

《裸 岸》《小 说 家》1995年6期

短篇小说

《苦 雪》《人民文学》1991年2期 《小说月报》1991年5期

《醉 鼓》《人民文学》1993年12期 《小说月报》1994年3期

《作品与争鸣》1994年6期

《船 祭》香港《亚洲周刊》93.4.11

《西圣峪墓场》《山花》1996年5期

《惑 土》《青年文学》1991年6期

目 录

谈 歌

大厂	(3)
年底	(51)
城市警察	(104)
天下荒年	(151)
天下书生	(201)
太忙年	(250)

关 仁 山

大雪无乡	(303)
破产	(355)
闰年灯	(392)
太极地	(434)

谈歌

大厂
年底
城市警察
天下荒年
天下书生
大忙年

姓郑的都喝多了，跟公安局的动手打起来了。那个郑主任可能是练过几下子，还把两个警察给打坏了，一个打成了乌鱼眼，一个打得下巴脱了钩，还一劲瞎嚷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问题就严重了。人到现在还没放出来呢。郭主任的老婆又哭又叫，天天到厂里来找，要求厂里快快把老郭保出来，老郭是为革命工作去陪客的，是为革命被捕的。闹得吕建国乱藏乱躲，像个地下党。

第二件是厂里唯一的一辆高级轿车丢了。前任许厂长买了不少高级轿车，吕建国一上台都卖了，就留下一辆车为了跑业务，怕被客户们瞧不起。春节前，市里管计划生育的钟科长的儿子结婚，说要用用车。厂里管计划生育的老吴不敢得罪钟科长，就死乞白赖地跟吕建国求情，把车借出去了。谁知道开车的小梁那天接了亲就没回来，让人家留下喝酒，等喝完了酒，晕晕乎乎地出来，车就没了。

不光这两件窝心的事，还有那一大帮要帐的，住在厂招待所里不走，嚷着要在沙家浜扎下去了。这帮人吃饱了喝足了睡醒了打够了麻将，就到厂里乱喊乱叫各办公室乱串着找吕建国要钱，有几个还在吕建国家门口盯梢，跟特务似的。吕建国实在藏不住了，就和党委书记贺玉梅在饭店请这帮爷吃了一顿。这帮爷一边吃一边骂，说欠帐不还是什么玩意儿啊？贺玉梅陪着笑说：我们已经撤出去大队人马要帐了，一回来钱，马上还大家。吕建国也满脸堆着笑说：我姓吕的也是要脸的人，也不愿跟各位要滚刀肉啊，实在是没钱啊。不瞒各位，我刚刚回来点钱，也得给工人们发工资啊。就快过节了，我要是一分钱不给职工发，我这个厂长还是人吗？求各位替我想想，我给各位磕头了。说着就四下作揖，揖着揖着就泪流满面了。弄得这帮人也说不出什么来了。山东的老刘苦笑道：吕厂长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就算尿的了，我们先回去过年吧。于是，这帮爷们就忙着回家了。吕建国算是松了口气，也忙着没头没脑地过年。

吕建国年也没过好。大年初一，郭主任的老婆又找上门，进了门就嚎，吕建国急不得恼不得，连蒙带劝把她哄走了。大年初二，厂里的总工袁家杰来拜年，又说起他想调走的事情。袁家杰是吕建国的同学，现在是技术上的台柱子。吕建国好话说了一火车，袁家杰阴着一张脸也没说不走的话。吕建国心里起火，就一下子病了好几天，发高烧。厂卫生所还没药，说现在除了量量体温血压什么的，别的都不行。吕建国的老婆刘虹在电厂上班，慌着把电厂的医生请来，给吕建国打了几天针，才算好些了，可嗓子眼还是肿肿的。

一 好容易过了年，吕建国一上班，就把丢车的事交给秘书方大众办去了。方大众有个同学在派出所，想求那个同学卖卖力气，快点把车找回来。吕建国则去公安局说好话，先得把那位郑大爷弄出来再说啊。本想拉着贺玉梅一块儿去，可是贺玉梅回老家看老娘了，吕建国只好自己去，可是去了几趟都让公安局的呛回来了，公安局的说：你还是厂长呢，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情啊？你还有脸找？嫖娼不说，还敢打我们，不好好治治要造反了哩。吕建国没办法，就又到处找关系。昨天晚上，吕建国跑了好几家，可找谁谁都嘬牙花子，都说不好办，吃了什么了？撑得敢打公安局的？弄得吕建国灰溜溜的。昨天贺玉梅上班了，吕建国就让贺玉梅去找找梁局长，请梁局长找人把那个混蛋弄出来。吕建国最近跟梁局长关系挺紧张，有一次开厂党委会，吕建国说局里就知道天天开会，不干正事。不知道这话让谁捅给了梁局长，还给歪曲了，说吕厂长说梁局长不干正事，梁局长见了吕建国就直翻白眼。局里有跟吕建国不错的就告诉了吕建国，吕建国气得牙疼了好几天，可又不能跟梁局长解释，这种事越描越黑。贺玉梅跟梁局长关系挺好。贺玉梅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跟着当时还是科长的梁局长当科员。后来梁局长当了局长，就把贺玉梅提拔起来当局团委书记，去年厂里换班子，她就来了当了党委书记。

吕建国找了根铁丝，把窗子拧上。屁股还没坐稳，会计科长冯志文就苦着一张刀条脸进来了，朝吕建国嚷嚷着：我这个科长不当了，厂长您另派别人吧。

吕建国笑道：你是不是过年吃多了，还没消化呢，乱叫唤什么？

冯科长骂道：赵明不肯交钱，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去找他，他还想动手打人呢。我这个财务科长成什么了？我不当了。

吕建国脸上就硬了：他不是说过了年就交钱的吗？说话是放屁呢？这事你别管了，我去找他。

冯科长苦笑：您去？怕是您也要不回来的，他就听齐书记一个人的。

吕建国不耐烦地说：我就不相信他赵明没钱。对了，现在有回款的没有？

冯科长摇头叹气：也就是回来仨瓜俩枣，现在谁还钱啊？节前撒出去十几个人，要回万把块钱来，还不够旅差费的呢。这月的工资也还没影呢。

吕建国想了想：催催市里的几家，四海商行该咱们六十多万呢，弄回来够开工资的了。

冯科长摇头笑道：四海商行的赵志高是个地痞，怕是更不好要了。我去了好几趟，连人影也见不到。说完冯科长起身走了。

吕建国就给方大众打电话，想问问那车找得有没有眉目了。方大众不在。吕建国想了想就给袁家杰拨电话，想找袁家杰谈谈。他不想让袁家杰走，现在厂里的技术还真得靠老袁呢。袁家杰办公室也没人，吕建国骂了一句就放了电话。门一推，党委书记贺玉梅进来了，脸上血拉拉的好几道子。吕建国吓了一跳：怎么，又干仗了？

贺玉梅叹口气，眼睛就红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就坐下闷闷地叹气。

贺玉梅两口子最近总打架。爱人谢跃进原来在局里当办公室主任，前几年下海开了个公司，听说挺挣钱的。谢跃进有了钱就不安分，贺玉梅管不了，俩人总打架。她是个挺要强的人，好几回想离婚算了，可又下不了狠心。吕建国也做过工作，说你刚刚当了书记就闹离婚就不怕别人说你什么吗？贺玉梅活得真是挺难的。

吕建国叹口气，他想不出怎么劝贺玉梅。班子里，他跟贺玉梅挺团结，纪委书记齐志远和赵副厂长几个都跟他尿不到一个壶里。老齐和老赵原来都憋着要当书记当厂长的，恨吕建国抢了饭碗，总跟他弯弯绕。贺玉梅家里又是这样一个情况，天天脑袋耷拉着，心不在焉，吕建国就觉得自己挺孤立，就后悔不该当这个球厂长的。

吕建国就问：你去找梁局长了吗？他怎么说？能保出来吗？

贺玉梅苦笑：我昨天晚上找他了，他说给试试。看样子他不想给使劲的，谁让你说他坏话来着。

吕建国骂：就是老齐那家伙乱造谣，我什么时候说过那种话的？

贺玉梅笑道：反正你是洗不清了。你这两天找公安局怎么样？

吕建国叹道：一下半下不好说的，那两个公安局的躺在医院不出来，听医院的偷偷告诉我，俩人都不在医院睡觉，早就好了，每天到医院去一趟就是乱开药，什么鳖精啊太阳神啊的乱开一气。昨天又交给我两千多块的药条子，让报销呢。

贺玉梅恨道：真黑啊。

吕建国皱眉道：先不说这个了。老袁找你了吗？他坚持要走，得想办法留下他啊。

贺玉梅苦笑：你留不下他。换我也走，我听说那乡镇企业一月给他两千块，还不算奖金。现在咱们厂都快开不出支了，有点本事的都想往外蹦呢，袁家杰这算是开了个头啊。